

回首方知身是客

刘振(安徽)

天气渐热,我欲接父亲来城里小住,他却以麦收忙碌为由,予以回绝。父亲一直觉得城市优渥便捷的生活,于他而言不及乡村的一饭一蔬。他不愿意过来,我只好回去。

携妻子驱车回家的路上,触目所及,满眼金黄的麦子构成了乡村的夏日底色,麦浪随风摇曳,村民们热火朝天地忙碌着。屈指一算,从读高中以后,我已经整整18个年头没有割过麦子了。18年的春耕秋收,全都压在了父亲的肩头,他虽年已花甲,但却从无怨言,土地上的劳碌,愈发坚定了他对安稳生活的信念。只是城市的灯红酒绿,让乡村与我渐行渐远。

见我突然回来,父亲一脸惊诧,怪我没有事先知会一声,因为忙着麦收,家里什么都没有准备。我只好说道:“周末待在城里也是无聊,还不如回来帮您干活儿呢。走,咱们先

收哪块地里的小麦?”

父亲有些感动:“洼里那块。”

洼里?洼里在哪儿?我急速翻找着儿时的模糊记忆。哦,想起来了,就是我小时候年年栽种棉花的那块土地。见我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父亲说,现在收割麦子都是机械化作业,我们只需要带着尼龙口袋到地头等候即可。

我精神抖擞地跟着父亲往洼里走,周遭都是一望无际的麦田,儿时常走的田间小路,如今早已荒草丛生,昔日的车辙印也踪迹全无。我放缓脚步,慢慢地跟在父亲的身后,走到那块属于我家的麦田。收割庄稼是大规模的集体行动,联合收割机以路边的地块为始,一块一块地按序收割。

于是,我便和父亲坐在地头等候收割机的到来。乡间的太阳异常毒辣,即便是草帽、水杯不离身,我也难以抵挡骄阳与热风吞噬体内

水分的凶猛攻势。等了半晌,水杯中的水早已喝光,却依然不见收割机的踪影。父亲打电话给村支书,方知镇里统一调配的收割机,此时此刻正在邻村“加班加点”,要再晚些才能赶来。父亲擦了擦额头的汗水,让我先回家吃饭,他留在这里继续蹲守——麦收时节需要有人在地里守着等机器,而且,一旦遇上天公不作美,那今年的收成就有可能打了水漂。我拗不过父亲,只好先回家吃饭。

我回家匆匆吃了简餐后,赶紧去附近的超市买了几份凉拌的熟食,去给父亲送到地头。

收割机,还没来。父亲蹲在地头一边津津有味地吃着饭菜,一边估算着今夏的收成。饭快吃完的时候,收割机终于轰隆隆地驶来了。

喜出望外的父亲,丢下碗筷就奔向司机,攀谈数语后,便扯着尼龙

袋子准备战斗,茫然的我一时竟不知如何是好。因为在我的记忆里,麦收还停留在“镰刀、人力、板车”的时代,媒体上时常呈现的机械化作业,我其实还没有真正地亲身经历过。机械化作业的效率很高,不一会儿,一块地的麦子就收割完毕了。父亲将麦粒装进一个个的尼龙袋里,我费了好大的劲儿都搬不动、扛不起,却见父亲“嘿哟”一声,便将一袋麦子扛上肩头就走,看得我目瞪口呆,满面羞红。

晚上到家时,我早已累得精疲力竭。妻子说,晚上也将就吃吧?父亲拍了拍身上的尘土说:“你们好不容易回来一趟,中午已经凑合了一顿,晚上我给你们做点儿好吃的吧。”说完,便捋起袖子进了厨房。我和妻子先是面面相觑,继而便感到无比的羞愧。我信誓旦旦地说要回来帮忙,实则却变成了真真切切的忙中添乱。

不多时,大汗淋漓的父亲就将几道简单美味的农家饭菜端上了桌,早已饥肠辘辘的我大块朵颐。乡间的夜风流动,将父亲身上的汗味裹入空气向我吹来,那一刻我忽然发现,父亲的容颜早已苍老,身体也日渐消瘦,不知不觉间,他已将灵魂根植在都市的儿孙当成了久别归家的客人。于我而言,儿时的清苦贫瘠和熟稔农事的勤恳也渐行渐远,待父亲百年之后,我该如何打理家乡的土地?远离故土的乡村青年,还有几人能够独立完成一年四季的耕作?

老一辈子固守乡村无怨无悔,新一代奔向都市不遗余力,两者之间渐行渐远,以致于我们都看不见父辈在力不能支的孤独夜晚,对土地和亲情辗转反侧的留恋。

我们是血液于水的家人,而非假借客套的宾客。这一点,毋庸置疑。



陪母亲倾听岁月的回声

王国梁(河北)

周末回家,我陪母亲坐在院子里,母亲说想听点儿他们那个时代的老歌,我就在网上下载了很多,娘俩坐在院里的老槐树下,一边听歌,一边聊天。

阳光煦暖,明亮的光线从繁密的槐树叶间筛下来,落到我和母亲的身上。一阵暖风吹来,歌声伴着风儿荡漾。母亲听得很动情,连带着说话的语调也变得悠悠长长的,不停地感怀着往昔的岁月。

母亲抬头看着院子里的大槐树说:“你还记得吗?这棵树是你小时候栽的,还是你说的那第一桶水呢!你那时说,等这棵树长大了,开满了槐花,就要吃我做的槐花饭……”母亲的眼神中满是温暖,她听着老歌,沉醉在过去的岁月里。

我接着母亲的话题继续说:“记得啊,我小时候写作文,还经常写到这棵大槐树,还说要像大槐树一样长成参天大树,成为栋梁之才!”母亲笑了,我也笑了。

我和母亲就这样,坐在时光的路口,倾听岁月的回声。往事依稀,旧梦零星,每一段往事都让人无限感慨。一首老歌,当年听与现在听,所产生的感受肯定是不一样的,岁月教会了我们咀嚼往事,也教会了我们沉淀思想。母亲的年轻岁月是在艰难中度过的,当年的生活苦味已被时光酝酿成了绵长的甜味,所以母亲讲起往事时都是充满怀恋的。而我呢,想起年少时曾在山谷中高声呐喊,喊出自己的梦想,那些梦想是那样高远,我曾以为自己也会像一只鸟一样,飞得高高的、远远的。如今,我并没有“飞”得太高太远,但却踏踏实实地奋斗出了属于自己的人生。时隔多年,我听到了岁月清晰的回声,它告诉我,我朝着梦想的方向努力着,也多姿多彩地度过了每一天,所以,我没有虚度。

我想,你听到什么样的岁月回声,完全取决于你的心态。生活不会亏待我们,岁月从来都是公平的,你对它笑,它也会报以笑颜。倾听岁月的回声,还可以让我们调整自己,以更好的状态面对今后的人生。

母亲依旧慢慢地说:“人这一辈子,过得真是太快了,转眼就老了。”我笑笑说:“如今有首歌,叫《时间都去哪儿了》,您听过吗?”母亲摇了摇头。我按下手机上的暂停键,给她哼唱了起来:“门前老树长新芽,院里枯木又开花。半生存了好多话,藏进了满头白发。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就老了。生儿养女一辈子,满脑子都是孩子哭了笑了。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看看你眼睛就花了。柴米油盐半辈子,转眼就只剩下满脸的皱纹了。”唱着唱着,我忽然觉得,此情此景,这首歌唱的很贴合我们的心境。

唱完后,我和母亲都沉默了。往事如风,把回忆轻轻吹送……

时光飞逝,人生匆匆,别忘了倾听岁月的回声。岁月的回声里,有我们对过去的怀念,有我们对现在的珍惜,也有我们对未来的憧憬。

河塘边,不见一只蜻蜓的影子,好像它们压根就没有来过。河塘里,先是一滴滴的雨落在水中,荡开一圈圈的波纹。紧接着,雨就像密集的子弹,从天上噼里啪啦地射下来,我们也像蜻蜓一样,轰地四散跑开,躲雨去了。



形影不离

杨明强(四川)摄

洋芋花开

任随平(甘肃)

洋芋又叫阳芋,不但在我们的餐桌上司空见惯,洋芋花开时,就是开在大地上的诗篇。

这篇诗篇,洋洋洒洒,弥漫在初夏的山野田畴。

洋芋花开,一地风情。

出得村巷,绕过阡陌纵横,立于任何一块田畴地埂边,搭手而望,都能看见整块整块的洋芋地毗邻而立。微风顺着远处村巷的杨树林吹过来,慢,很慢,刚好摇响满地的风铃——我认为,每一朵洋芋都是一枚玲珑的风铃系在墨绿的茎叶之上。因此,很多时候,当我面对硕大的一块洋芋地默然而立的时候,我都会顺着微风吹来的方向将这些风铃轻轻地唤作“洋芋花”,它们生长在这样的大地上,那么精致,那么让人满心欢喜。

其实,我喜欢洋芋花,更喜欢一个人荷锄立于洋芋地深处的景致。

饥饿的童年,是母亲的双手,养活了洋芋,而洋芋养活了我。

午后时分,太阳白花花地照着洋芋地,大把大把的光线如针芒一般深扎在洋芋地里,也深扎在母亲的脸上。那时候,正值中年的母亲荷一柄铁锄,头上裹着头巾,背对着阳光齐刷刷的针芒——刈草。母亲在刈草时,总是小心翼翼,因为若是不小心弄断了洋芋蔓,不就损失了秋日收获季里一颗硕大的洋芋么?毕竟一颗洋芋籽要在经历长久的孕育之后才能生长成一株枝繁叶茂的洋芋,贫瘠的年月里,不就是洋芋散逸的香气将我引向阔大的场院拉回厨房么?不就是一顿洋芋搅团能让我余味悠长好几天么?不就是田畴地埂边经过千辛万苦方才烧熟一锅、香气四溢的洋芋,而让我至今都难以忘怀么?就是洋芋拉扯了我,拉扯了那些长短不齐的日子。

说实在的,立于洋芋地边,望着满目的墨绿以及或白或紫的洋芋花,我的内心就会升腾起洋芋弥散的香气,那里面有阳光的味道,还有童年的味道。

洋芋花开,开出了一份心灵,一份遐思。

山野田畴,落雨是常有的事,尤其是在黄昏立于洋芋地边的那一刻。不疾不徐,雨顺着后山的山峦围拢过来,云遮雾罩般,斜斜地擦着低处的青青瓦舍,擦着浓密的杨树枝梢,擦着夜的脚步漫过来,漫在洋芋地的上空。所有的鸟雀已然归去,牛羊已然归圈,门庭的路灯一闪一闪地亮着,而洋芋地就穿插在村巷的空地上,斜斜的雨丝正好盖住了洋芋地,我就躲在杨树浓密的枝叶下,洋芋花跟随着明灭有致的灯火摇曳着,酥酥的花香飘散着,惹人沉醉,忘了归去。

就这样,细雨如丝般落着,玲珑的风铃摇曳着,直至夜色漫过脚窝,漫过我的梦。梦中,一朵朵洋芋花迎着徐风,迎着阳光的箭簇,迎着母亲回眸里深情的守望,也迎着童年的方向一路漫过去。

时光会老,而洋芋花那洋芋酒的风铃,音响,愈馨香,愈遥远,愈浓烈。

炎热的夏天,乡下人喜欢拖着一双清凉的木屐,在屋子里、院子里走走逛逛,“哒哒”作响,别有一番情趣。

在乡下,在夏天,人们只要不出远门,不走什么坑坑洼洼的路,便喜欢拖着这么一双木屐到处走,碰到一方光亮的石头便坐下来,摆上一副棋子,找人悠闲地玩上几局;或者邀上三五个故人旧友,坐到阴凉的树下聊会几天。末了,又拖着木屐“哒哒”而去。即使是下雨天,木屐也能“哗哗”地蹭过满是雨水的地面,任雨水漫过脚面,率性、随意。

这种悦耳的声音常常让我入迷。小时候,我和兄弟姐妹经常光

着脚丫玩耍,特别是在炎热的夏天,我们整天赤着一双脚丫在泥地里踩来踩去,有时候难免被一些硬硬的东西刮伤。细心的父亲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决定为我们几个孩子各做一双木屐。他拎着一把柴刀,仔细地地在旧木板中寻找,选一些木质坚实的板子,用锯子锯成几段,再拿着尺子一个一个地量好我们脚的尺寸……在板子上勾画好脚型后,父亲便开始凿制。白天,父亲要忙田里的活儿,晚上回家后,他匆匆忙忙地扒上几口饭,就在昏黄的煤油灯下弓着腰慢慢地打磨,叮叮当当的声音常常响到半夜。

木屐制作起来并不复杂,

但由于父亲选的木板很坚实,因此打磨起来很费力气,煤油灯下的他总是满头大汗。斧头凿子在他的手中轮番着用,还要不停地拿起成型的鞋型仔细打量,眯着眼瞅瞅,再打磨,再瞅瞅。打磨好木头后,父亲找来一截废弃的旧轮胎,剪成一条条再修好形状,往成型的木板上钉一钉,一双双光滑滑亮的木屐就整整齐齐地摆到了我们面前。有了结实的木屐,我们的脚就免受石子的“折磨”了,走在村里青青的石板路上,还有石木相碰的清脆声音,很是悦耳。

家乡的人大多住的是干栏楼,这种楼通体都是木料,木构架、木檩椽、木板墙,要是再拖上

一双木屐,那房子里就到处都是“哒哒”的声音了。白天的房间里处处热闹,到了夜里,木屐声渐渐稀了,小孩子们早早地上床睡觉,只剩下父母的木屐声了:他们剥猪菜,洗衣服,修整农具……多少次我从梦中醒来,总能看到两个忙忙碌碌的身影,那熟悉的背影不停地晃动——他们要赶在明天出工前把家里的家务都做完。夜深人静,木屐的声音时不时地响起,带着轻轻的回响,格外悦耳。

木屐声消失后过不了多久,天色差不多就要露出鱼肚白了,再过一会儿,“哒哒”的木屐声就又会清脆地响起来了。

蜻蜓带走的童年

叶梅玉(湖南)

夏日郊外的黄昏,美得惹人。太阳像一个顽皮的孩子,玩了一天,已经躲到大山背后睡觉去了,它来不及收敛的余晖,涂满了山山岭岭,洒在广袤的田野中。

夕阳下,蜻蜓活活地飞来飞去,它们张着轻薄的裙裾,舞女一样,翩跹在草丛中。

河塘边,小溪旁,到处都是它们飞上飞下的身影。也有一些,轻盈地停在草尖上,细小的触角轻轻抓住草叶,微风轻轻拂来,它们小小的身子也随着草叶的摇曳而微微颤动。

蜻蜓的翅膀轻薄透明,如蝉翼,翅上网状的细密条纹历历可见。夕阳照在它的身上,尽是橘红色的霞光。它有一双复眼,眼睛鼓鼓的,似乎从来就无视身外之物,

可当你轻手轻脚地去捉它时,它却忽地飞走了,再不急不缓,从从容容地停在另一茎草叶上。只有黑黑色的蜻蜓反应迟钝,它比别的蜻蜓长得好看。有好几次,我在溪水旁的草丛中发现了红蜻蜓,但当我蹑手蹑脚地靠近它,探出手来捉时,它却轻盈地飞跑了,转眼又款款地停在不远处,似乎还在戏谑地看着我。我憋着气,再去捉它,它却总是先我一步,让人十分窝火。

哥哥总有办法。他用一根竹竿,一端缠着蜘蛛网,对准蜻蜓,往它身上轻轻一点,蜻蜓就粘到了蜘蛛网上,再也无法挣脱。这个办法,哥哥屡试不爽。哥哥粘到红蜻蜓后,会把它从蜘蛛网上取下来,用一根细线缚住它的腹部送给我。我如获至宝,把它往空中一抛,它就拖着长长的细线飞了起来,我手里捏着线,跟着它跑,直到跑得满头大汗。往往跑着跑着,手上的线却不知道在何时滑脱了,蜻蜓也不知道什么时候飞远了,任我望得眼睛发酸,也寻它不着,于是,我小小的心绪便也随之缥缈飘忽起来。

有时候,我们玩着玩着,天色就突然暗下来,乌云滚滚而来。这时的河塘边,蜻蜓忽然多得数不

清,它们一改平日的袅袅婷婷,变得性子急躁,四处飞舞。一会儿停留在草叶尖尖上,还未落稳,倏地又飞走了;一会儿挨着地面,贴着草丛绕来绕去;一会儿又在半空中高高低低地飞上飞下。

哥哥说,要下雨了,蜻蜓是来报信儿的。

果然,雨说来就来了。一滴、两滴,砸在地面上,蜻蜓轰地全部消散了。我不知道它们从哪儿来,更不知道它们到哪儿去了。

河塘边,不见一只蜻蜓的影子,好像它们压根就没有来过。河塘里,先是一滴滴的雨落在水中,荡开一圈圈的波纹。紧接着,雨就像密集的子